

香水品名：執著。

委託人：東璧龍珠。

適合用途：想他的時候。

製造日期：2022/01/25。

有效期限：至死。

前調：向日葵。

中調：薰衣草。

基調：檀香。

內容：

瓶身為長方形，長3cm、寬8cm。

淺黃色的液體放置在深棕的玻璃瓶裡頭流轉，微透明的標淺紙都無法遮掩那彷彿跳動著的脈絡鼓躁的紋路，蒼勁有力的字體在角落突兀地被簽了上去，啊，這或許是這瓶香水最有價值的地方。

——

01、前調→

沒有什麼比向日葵更能夠形容你了。

向陽而生、向死而垂，光明是你唯一的心靈寄託、信仰是你世上僅存的純澈救贖。生長激素無時無刻不隨著那人賜予你的陽光令你以最忠誠、最直接、最熱烈的方式看向他的臉龐——啊，那或許無法用言語來形容他的英俊，你這朵小花兒似乎也沒有這個價值來評判他的優劣，阿佛洛狄忒和蒙娜麗莎一點六一八的黃金比例，都無法將他的美制式化。

你像個被愛情矇住雙眼的盲人，思緒在光影交織的利刃下，伴隨著視覺神經一同截斷成死亡，細胞全然成為軟木塞上頭的棕色紋路，斑駁而漆棕的接受醉人酒精薰陶——他似乎感到不捨、不甘、午後陽光總是過分炙手，為什麼？為什麼你死亡卻要腐入混濁土壤的懷抱！光線恣意滲入你橙黃的髮絲，他粗魯地撥開著細胞中的每一個間隔。你再了解不過他的溫度了，他的指尖、他的吐息、他的飽滿情誼你都可以準確的測量出溫度，喔不，不是測量，你可以得到他的準確值，荒誕地毫無誤差。

微風正肆無忌憚地拂過你的臉龐，他亦悄無聲息地構建他的身影慵懶躺於你的身旁——噢，你的鼻間充斥著些什麼氣味。那絕不是嫩青小草羞怯冒頭的生意盎然、不是橘黃陽光張狂曝曬的蓬鬆暖和、更不是灰暗大雨沖刷過的糜爛潮濕，只是一種極其簡單、輕淡的新生。你知道他目光的力度足以讓你湮滅無數次，因為他總說你需要嚐遍死亡浴著他的熱度、鞏固那一縷輕如鴻毛的透明魂魄、釀造冰冷果決的腦海生存，你只能溺斃在他說溫柔的正直裡頭。那香味讓你下意識地更加貼近他虛幻的身子，你甚至可以瞧見他衣物的紋理，並用親吻著出那如同你心跳般紊亂的線條，噢，你在親上他那一刻你即會知道他的嘴唇亦感染著你的唾液細胞活躍，流通食道、胃部、腸子，一切將在循環系統中因為他活躍得彷彿新生。

tournesol、tournesol，生長在地上的太陽啊。

02、中調→

你的雙手就要觸及至他柔和的臉龐，他卻焉地在你的手中化作塵埃。你慌忙地四處張望著，雙腿開始掙扎著養分自纖細的腿中傳入，嫩葉毫不猶豫地朝向天空那被雲遮擋住的影子表達眷戀，你卻發現自己逐漸下降而無法控制，他留給你的味道亦然被暗黑吞噬。

你再次嗅到了香氣竄入了你的神經，那甚至帶著倉惶和緊張——是薰衣草，那樣淡雅如同泰晤士河畔上頭輝映著的橋梁影子、達利於神曲中勾勒的空蕩抽屜、但丁筆下啟示上帝秘密的加百列，藍紫色如此輕描淡寫地盜竊你的感知、迷惑他的眼前的你。你無法判別那是真是假，但你的確在一眨眼間見到他叫你摺入他的懷中，啊，他或許曾見過天使胸前的抽屜、或許也曾聽過裡頭是空蕩蕩，所以他說著他喜愛燦金髮絲的你，因為讓他有了目標追尋、有了呼吸的能力，那是刺骨銀光無法帶來的滿足——該死、該死，你才不是燦金髮絲，噢，這花園旁沒有泉水讓他洗滌遮蔽，更沒有耶穌的赦免可以令他脫離盲目。

他說你一定和天使那般毫無秘密般純潔，但賽壬的蠱惑、丘比特的弓箭能夠輕易地竄改命運的DNA，他偏執地攥著你脆弱的手掌，你毫不懷疑他會拿出手銬住你的靈魂和他的心臟，而後放入他口腔，用他唯一能夠道出的幾個字眼保護著它們的純澈和跳動頻率。

哦不！不！她的抽屜怎可能是空的？撒爾瓦多·達利一定知道原因，如果夜船上頭的天使是如此聖潔，那貝緹麗彩的色彩就應如他那般神聖。他甚至曾為那女人的用機械組裝出那塊鮮紅色的心臟，你甚至用你僅存不多的氧氣換取了他的眼睛恢復原狀，即便你知道自己正在枯萎、衰弱、腐敗，你知道他不會喜歡你的藍紫髮絲，你怎麼能在他的瞳孔中留下如此的色彩？逃跑、你慌張的逃跑，步伐遺留在濕軟的泥巴上頭，分不清是天神正在哀歌又或是你的心靈痛哭著愛被泉水澆熄的痛苦。

他嘶吼著、他咆哮著、他拼盡全力地邁動雙腿著，你保證你從來沒有見過他這一副落魄的模樣，竊賊從冷鋒下逃離都沒有如此令他失態、令他如此癡狂！他向你懺悔著哪怕你如道林格雷那般都是他心中摯愛、如巴索隆那般穩重依然是他的女孩、如亨利那般肆意妄為即是他心目中的貝緹麗彩。

你沒有停下，你怎可能停下、怎可能讓他解鎖你的淚水？薰衣草即是如此而來，但哪裡有純白地植物能夠汲取你的色彩令你成為他心中所想？

03、後調→

道路在你眼中被無限延伸、時間被你湧現的水珠溶解成脆弱的混合物。他的腳步聲被消磨的遠去，你甚至不知道你在何處，雙腳發軟地你就此跪於鬆軟的泥土上頭，而你一點也不介意骯髒帶來的沉淪，因為沒有什麼比他更讓人沉醉。

一股典雅清新捎著炙烈癡狂如同火星一般爬上了你的衣擺，你卻放棄地任它於你的肌膚上頭、神經上頭、細胞上頭用它的微小分子肆意擾亂，那是如此偏執、如此特立獨行，也許是滂沱大雪釀造、是嚴峻寒冷重塑、是深淵孤獨令他耗盡所有，他是如此赤裸、如此地單薄。

你絕不會讓他再一次擁有你為他著迷的眼睫、為他焚燒的腦袋、為他飛揚的髮絲，因為得不到才會被永遠注視著、擁有過才懂得更加珍惜，他一定習慣了如此追逐。

拜託，他一定要繼續跑下去，讓你聽見他的腳步聲。抱歉，你是如此任性。

絕對不會.....

「專心，記住我給你了什麼。」

瞬間你只感到身體幾乎全由痠痛組成，四肢早已失去了自控能力，你只能用指尖死死刮著眼前人的背脊，他連眉頭都沒有皺一下只是彷彿方才那樣瘋狂的腳步聲一般撞擊著你的軀體，乾啞的嗓子伴隨著生理淚水留在了這空間，你永遠無法忘記他將手掌撫上你臉龐那時的溫度、迷戀、香味。

「喜歡我給你挑的香水嗎？」